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 蒙古史料摘抄

乌云格日勒 祁美琴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 蒙古史料摘抄

乌云格日勒 祁美琴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蒙古史料摘抄 / 乌云格日勒, 祁美琴整理. —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204-14481-5

I. ①光… II. ①乌… ②祁… III. ①内蒙古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代 IV. ①K29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4555号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蒙古史料摘抄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乌云格日勒 祁美琴 |
| 责任编辑 | 郝 乐 |
| 封面设计 | 刘那日苏 |
| 出版发行 |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国际B座5楼 |
| 印 刷 |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14.25 |
| 字 数 | 380 千 |
| 版 次 |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—1000 册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204-14481-5 |
| 定 价 | 59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3946120

网址: <http://www.impph.com>

说明与凡例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为《东华续录》之通称,原书继王先谦《十一朝东华录》而作,故得名。此摘抄从通称。

原书成于宣统元年(1909年),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字排印。1958年由中华书局据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断句整理重排。本书现据上述两种版本。

凡外藩蒙古、内属蒙古、八旗蒙古相关事情概行摘抄。相关府厅州县、关口之记载,一并摘抄。

摘抄内容,同一条中与上述内容无关者省略,用“……”表示。

为保证行文的完整性或连贯性,部分条目前或后摘抄少部分无关内容。

每一时间前的阿拉伯号码,依中华书局重排本。其后符号[]中加干支日。

对原书显著错字、脱字及颠倒字句,凡可以确定者均作改正,错字用(),改正字用[],补漏字亦用[]。

同一个蒙古人,名字音同用字不同处,均作统一;对蒙古人名,凡可确定写错之处,均作改正。

为保留原貌,对一少部分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用字以及音译地名、称号不统一之处,未作改正。

中华书局重排本附两种页码,一按年排序,另一种是全书设总页,本书依总页,以“(总……)”表示。

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（1875年1月）

冬十二月

5. [乙亥未刻]，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、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，着惇亲王奕詝、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譞、科尔沁博德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祜、贝勒奕劻、固伦额駙公景寿、大学士宝鋆、吏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、礼部尚书灵桂、工部尚书李鸿藻恭理丧仪。

（总2）

12. [丁丑]，命除办理丧仪王大臣照例穿孝百日外，孚郡王奕譔……御前行走贝勒那尔苏、镇国公棍楚克林沁……均着穿孝百日。

（总3）

16. [戊寅]，定以明年为光绪元年。

（总5）

23. [甲申]，以穆宗毅皇帝梓宫在内，命广科托云、棍楚克林沁、克兴阿……守护各门，明庆、载容、载治、睿亲王德长巡查堆拨。

（总6）

39. [戊子]，命志刚为库伦掌印办事大臣，照例驰驿前往。

（总10）

40. [戊子]，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祭葬，赏银五百两。子工部郎中张国正以知府即选。

（总10）

45. [辛卯]，赠故工部左侍郎明善太子太保衔，赐恤如尚书例。调成林为工部左侍郎，以德椿为理藩院左侍郎。

（总11）

光绪元年乙亥（1875年）

春正月

44. [癸亥]，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奏关外军粮匮乏情形一折，哈密、巴里坤、古城、济木萨等处，皆系兵燹之余，户口凋敝，田地荒芜。古、济招集流民，仅数百户，产粮甚少。金顺委员在古城仅买粮七千余担，已收者止四千余担。景廉并无为金顺订买粮二万余担之事。刻下金顺所部驻扎巴里坤，购粮甚为棘手。尚有十余营留扎肃州、安西一带，未能全进。至乌里雅苏台等处，并不产粮，断难分济大军，已据额勒和布等覆奏。现在官军陆续西进，若非聚精会神，迅筹剿办，则糜饷老师，何以复疆圉而御外侮。然非军糈充裕，士饱马腾，则饥溃堪虞，办理亦断难得手。景廉所陈前敌军粮匮乏，均系实在情形。亟应由关内妥为筹划，源源接济。着责成左宗棠将后路粮运事宜实力筹办，并哈密以西各处应如何设立台站，俾资运送，即行一并妥筹具奏。该大臣务当仰体朝廷眷念西陲之意，力任其难，毋得稍存推诿。倘因军粮不继，致缓师行，貽误事机，定惟左宗棠是问。张曜、宋庆两军，或北至古城，合兵进取，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，即着景廉、金顺随时妥商调兵。现在关外兵力较厚，景廉等务当激励将士，奋勇进剿，迅复乌城。倘军粮无缺而旷日持久，任令踞匪负隅，定惟景廉、金顺是问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（总 29）

二月

21. [壬午]，左宗棠奏，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，袁保恒奏择定西征粮台进驻巴里坤一折，据称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两处，设立粮台，均不相宜。惟巴里坤为南北适中之地，且紧接大军之后，拟将粮台移设巴城等语。粮台转运事宜，关系甚重。应否驻巴里坤之处，着左宗棠、袁保恒和衷商榷，奏明办理。移台之后，其饷项一切仍由陕、甘内地行走，必须陕省后路粮台催提转解，以资接济。左宗棠务当督饬地方各官认真经理，毋得稍分畛域，致误事机。袁保恒奏称，粮台移设后，须拨兵护运，并请于旧部皖军中商调数营。此时皖军能否调拨，并左宗棠能否将应撤之营酌拨马步若干，着该大臣酌度情形，与袁保恒会商妥办。张曜、宋庆两军，现在天山南路，该军粮运，即由左宗棠先为接济，俟移台后应如何统筹兼顾，并着左宗棠、袁保恒商办，毋误军食。金顺已抵巴城，即着赶紧部署，迅速西进。金顺到古后，景廉即与该都统将进剿机宜妥为筹办，以期迅扫逆气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钦此。窃惟粮台之设，原以支应粮饷军需，俾前敌各军得一意驰驱，无须分心储峙。其必紧居大军之后者，势所当然。巴里坤距各军驻扎之古城、济木萨等处，为程七百余里，车驼畅行无阻，台设巴里坤，照料易周，各军赴台领运，取携甚便。回乱以来，城垣完好如常，旧为北路商贾辐辏之所，百货萃集，市廛鳞次，今昔无殊。袁保恒称粮台宜移设巴城是矣。惟巴城产粮无多，从前天时地利人和，三厂屯田，日久荒废。从新经理屯政，暂无近功。经理如不得人，更滋虚耗。金顺上年在此采办军粮，民商分购，仅得七千余石。其明征也。臣原奏北路应兼收乌、科一带新旧之粮者以此。袁保恒所陈移台巴里坤，先买古、济之粮，次则仍由南路调运。臣思古城

之粮，景廉已经订买，巴里坤之粮，金顺已经订买，其额尔庆额所买之粮，臣已发过价银，暂毋须由台支发。若订买古城、济木萨之粮运回巴里坤，无论古、济之粮未必尚敷订买，且亦无办法也。南路凉、甘、肃、安西新订之粮十九万担，不为不多，因乏现银收缴，尚欠五万余担，除供张曜、宋庆全军及金顺留安西、肃州数营外，凉、甘、肃州所有防城护运兵勇马步各营，皆取给于此，算至见新时，纵有存余，必无多矣。若复加价订买，则已订之五万余担更难收齐，且贫户无粮出粜者，买食维艰，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措。上年于散给籽粮外，郡县复广设粥厂煮赈疗饥，洵非得已。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压，而贫者之苦愈深。揆之事理，实不可行。且新粮订买已多，民间搜括殆遍，本属实在情形，袁保恒所奏以南路调运为末著，自有所见。古、济之粮既已采过，凉、甘、肃之粮又难议增，然则台移巴里坤，其必仍于北路广筹采运也明矣。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一带，粮多可采，袁保恒自当尽心筹之。近又广加谘访，知归化、包头至射台、大巴一带十数站，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，中间产粮之处甚多。其地虽无台站，无一定地名，然旧时商旅之赴巴、古、乌鲁木齐者，每取道于此。以其有粮可购，有驼可雇，价均平减也。湖茶私贩由此路至古城销售。经历任督臣奏明在案。近日臣炮队总兵邓增随金顺到巴里坤，禀称巴城商贾络绎不绝，棉价、布价、粮价与内地相近，皆言由乌、科一带来者，即指此路。观其市价平减，知其路径之捷，价脚之省。景廉前与金顺书，称包头运粮实亦不少，非虚言也。臣檄归绥道崇缙询访，确实具报。一面委员携银二万两往归化、包头试办采运。应否加银增采，容迟再议。惟袁保恒所奏移台巴城，虽以调运乌、科之粮为言，以调运南路为末著，而注意仍在肃州。现在赶制大车，已购车骡三千头，骛骛西向，其势已成，事难中止。姑无论天山岭脊，石径荦确，向无辙迹，重载粮车，联帮衔接，较之单车空车尚可参用人力从容过险者，艰阻特甚，事必不

行也。即照袁保恒所拟办法言之，粮车由肃运巴，艰阻所不辞，劳费所不惜，而肃运之粮，亦无颗粒可到巴城。按肃州、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，计程虽止二千二百余里，而道路绵长，又多戈壁，车驮驼只，均须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饮，不能按站而行。中间人畜疲乏，又须停住养息，即催趲迫促，断非三十余日不能到巴。计每骡一头，日须噉料八斤，一车一夫，口食日须两斤。兰州以西，料豆缺产，喂养用青稞、大麦、粟谷等充之，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粮也。车行三十余日，计一车运载之粮，至多不过六百斤，两骡喂养，即耗去五百数十斤，车夫口食亦须六七十斤，而车粮已罄，安有余粮达巴里坤乎？即达巴里坤，而车骡之喂养，车夫之口食，又将安出？此不谓之虚糜不得也。大抵西北转运，以驼只为宜，为其食少运重，又能过险也。驼行口内，食粮不过三斤，昼牧夜行，可省草束。且一夫管牵五驼，日需口食又省。若行口外，则食草不食料。如遇劳乏，但喂养一升加盐少许，仍即复故。惟驼夫宜择其老实勤快，管夫之人宜择其耐劳善于体恤者。虽不歇厂，亦少倒毙之患，故关内外诸军均使驼而不使车。统领营官之能者，当留心照料，不尽委之厮养小卒也。袁保恒初议移台，臣即详告以宜驼不宜车，关内之用，驮骡可多，车骡宜少，天山无车路，关内之粮难逾天山，及购驼不如雇驼，办官车不如用民车，已办之车只可酌改州县台车，以省喂养。而迄不见察，臣无如何。现在制造车辆已成，采买骡骡已到，而始筹及喂养维艰，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，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肃州，而引岳钟琪曾用兵车粮车，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为证。不知岳钟琪之用兵车，后此曾否停止，其过天山，或以令士卒下车推换以资轻便，均无从详考。至粮车则岳钟琪于后起运至玉门布囊吉时，咨止前进，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帮协转运，谓可省车驮之烦，并以节费，当时原有纪录。黄廷桂于用兵回部时，以车骡驻哈密，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库车，一半径由哈密运南路吐鲁番，时

当重熙累洽，物产丰盈。而岳钟琪由南路进兵巴里坤，始用粮车，继复停止。至派余丁三千转运，藉以省烦节费，其因天山非车路可知。黄廷桂用车骡，一半往北路装粮运库车，重载返时不逾天山，其一半径由哈密运吐鲁番，则本是向天山西南行，更不近天山也。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，求成必不行之事，竟至牵强往迹，附会其说，臣实有所未喻也。窃维从前西路用兵，列圣之派大员赴肃州、哈密办粮台，转运前敌军食者，均以集款调车驮驼只为事，至粮料草束一切承办之员，必视前敌军行所至，择路之捷费之省者，妥慎筹维，务得其当。道光六年讨张格尔，官军由北路向南路之阿克苏，宣宗特颁手谕十条，圣怀以肃州、嘉峪关距阿克苏五千余里，哈密总设粮台，鞭长莫及，飭运乌鲁木齐所积屯粮赴阿克苏，并于伊犁采买，省内地转输大半，又以内地军械火药由南路吐鲁番至库车，途多戈壁，飭改由北路逾冰岭转阿克苏，程途相等，细绎叠降谕旨。于师行南路时，犹以运北路之粮省关内转输为宜，然则师行北路，不应由南路办运也明矣。臣愚谨就现在已成局势言之，袁保恒移台之先，必将乌、科及各处粮路运路，周爰谘询，精心择度，以所购之驼，运北路之粮，以次达巴里坤。迨巴里坤收有成数，袁保恒径赴巴城设立粮台，一面仍运北路之粮，一面用驼南来装运南路肃局之粮。届时距秋获之期不远，采粮较易，可冀集事。较之驻肃转运巴里坤，重车不能过险，军饷无可缴纳，劳费过鉅终归无济者，大不侔也。其已办车骡，虚耗喂养，殊为可惜。拟以有骡无车者，分拨兰州东路，抵台车之用。或加拨凉、甘、安、肃各处，备台车、添套及补里车放忙之缺。容臣与袁保恒商定，再由袁保恒核实陈奏。至关外诸军需用军装军火，向系自行制购，入陕后由西征粮台驻陕军需局发传牌，到兰州由督署发传牌，飭沿途州县随时派台车、民车运送，价由各军押运委员自发，相安已久，从无违误。查诸军军装军火，所习所用，各有攸宜，色目既殊，多寡之数缓急之需亦异，毋庸由粮台预为备办。其子药等项，

臣已设局肃城，各统领遇有缺乏，均可随时借领，将来另款开报，为数无多，自无须添设款目。袁保恒原奏，粮台移设须拨兵护运，请于旧部商调数营，奉谕，左宗棠能否将应撤之营，酌拨马步若干，着酌定情形，与袁保恒会商妥办。窃维臣军自上年撤遣马步四十营，后又撤去奇捷等营马步勇夫约共千名，现仅存一百四十一营，须俟洋款借到再酌。其应撤之营，久役思归，是否愿赴关外，无从悬拟。查巴里坤原有领队大臣及勇兵驻扎，臣近因镇标急须整理，奏委记名提督王凤鸣署理镇篆，已飭随带饷银六千两先赴署任，切实挑汰募补，酌给月饷，冀可改观。台移同城，自可资其照料。粮台所应有者，护台兵勇夫役，为数不必过多。设台以后，前敌诸军饷需，一切均可赴粮台请领，毋须由台运解，毋须弁兵押护。哈密现有张曜全军驻扎，安西、肃州、甘州、凉州、兰州、平凉以至陕西，节节驻有防营，原因巡缉游匪兼护运而设。袁保恒随时咨行护军，断无违误，毋庸调拨马步，致涉虚靡。移设粮台，原为接济前敌各军起见，粮台专司转运，不必参预军务。且现在台尚未移，筹粮筹运，茫无头绪，岂可预议增调马步各营，益重其累。上谕军机大臣等，左宗棠奏，以粮台宜设巴里坤，须于北路广购粮石，以济军食。惟前据额勒和布等奏乌里雅苏台地属苦寒，素不产粮，科布多亦无余粮可采。并据景廉奏，古城一带，田地荒芜，收获无几，该都统并无为金顺订购买粮二万余石之事。师行粮随，关系极为紧要。所有移设粮台并一切事宜，着左宗棠懍遵本年二月初三日密谕，悉心妥筹，迅速具奏，景廉、额勒和布等各折，着抄给阅看。将此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总 36—40）

25. [戊子]，寅刻，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崩。

（总 41）

42. [甲午]，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奏敬陈粮运事宜一折，据称北路乌、科等城无粮可采，仍应在肃州设立总台，安西、哈密、巴

里坤设立分台等语。前叠谕左宗棠，将关外各军粮运事宜通筹全局，据实奏陈。此次该都统所称粮台宜设肃州，并应另设分台，系属实在情形。即着左宗棠懍遵二月初三日谕旨，一并筹画，迅速具奏。前据左宗棠奏，袁保恒所请开办屯田，殊非此时所宜，当谕令与袁保恒商酌。兹据景廉奏，关外地广人稀，果能大兴屯政，关外多一分收获，关内即少一分转输，虽奏效稍迟，而节省经费之计无逾于此等语。着左宗棠悉心筹办，勿惜小费而废大计。现在大军进规乌鲁木齐，军需最关紧要。该大臣务当妥速筹维，认真经理，以裨大局，毋得稍存成见，致误大机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(总 43)

三月

9. [辛丑]，调伯彦讷谟祜为镶白旗满洲都统，以隆懃为镶蓝旗汉军都统。

(总 44)

44. [辛酉]，允景廉奏奖绥远城监造抬枪出力官弁。

(总 53)

49. [癸亥]，谕，李鸿章奏已故大员曾着劳绩恳请赐恤一折，前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，于咸丰年间在安徽巡抚任内，办理军务，宣力有年。现在因病身故，殊堪軫惜。福济着加恩照巡抚例赐恤。

(总 53)

夏四月

11. [乙亥]，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奏请饬整顿台站等语，各路军报并饷银军火，关系戎机，递运不容迟缓。着额勒和布、多布沁扎木楚、杜嘎尔、托伦布、保英、庆春、奎昌设法整顿蒙古

台站，并严飭各台，遇有军营折报以及饷银军火，务当迅速运送，毋得仍前玩泄，致有贻误。将此各谕令知之。

（总 56）

五月

2. [戊戌]，调苏勒布为盛京礼部侍郎，麟书为理藩院右侍郎。

（总 80）

3. [戊戌]，瑞联奏，热河承德一府管辖六州县，地方辽阔，蒙民杂处，政务殷繁。其东与盛京地方接壤，西北与围场及多伦诺尔厅等处交界，皆马贼出没之所，尤关紧要。倘州县用非其人，则措置失宜，即多滋扰。欲振兴吏治，所贵拣补得人。欲整顿地方，必须情形熟习。伏查向章，滦平、丰宁二缺定为一调一轮补。应调缺出，由奴才会同直隶督臣先尽内地现任理事同知、通判拣员调补。如不得其人，再于现任抚民同知、通判及满汉州县内一体拣调。如轮补缺出，即于热河拣发州县，按照名次酌量请补。其平泉、建昌、赤峰、朝阳四州县缺出，由滦平、丰宁二县拣调。如二县内无堪调补之员，即由奴才会同直隶督臣于现任理事抚民同知、通判内曾经署理州县及满汉州县内堪以胜任之员请调。如此等人员现居要缺，未便顾此失彼，则于拣发州县内曾经委署地方并无贻误者题署，俟一年后再请实授等语。是热河州县缺出，除轮补之缺以拣发人员请补外，余皆先尽内地同通州县实缺人员拣补。无论内地人员，或现居要缺，或于例未符，一时拣调为难。即使遴选有人，而久官内地，于口外情形未必即能洞悉。设或人地不甚相宜，仍需撤换另补，似非慎重员缺之道。且查奏定章程之始，热河需次人员，不过拣发数人，均系甫经到郡，是以酌议章程，遇有缺出先尽内地人员拣调。今则除拣发班外，有候补班人员，有留热补用班人员，并有曾经署理州县者。类皆当差多年，

谙习地方情形。今昔时势不同，如必拘守旧章，迁就拣补，势必人地生疏者得以调任繁区，而情形熟习者转难序补实缺。非所以慎重地方，亦非所以鼓励人才。奴才再四思维，拟于遵循之中略寓变通之意，合无仰恳天恩，请嗣后丰、滦二县缺出，无论应调应补，皆由奴才会同督臣先尽口外拣发各项人员请补。如不得其人，再由内地照章拣调。其平、建、朝、赤四州县缺出，仍由丰、滦二县内调补。如二县内无堪调补之员，亦由奴才会同督臣先尽口外拣发各项人员选拣请补。如不得其人，再由内地照章办调。如此变通，于旧章并无更改，不过一转移先后之间。而热河州县可冀得人地相宜之益，即需次人员，知序补有期，当更踊跃从公。请求吏治，于人才亦不无裨益。下吏部议奏。

(总 80 — 81)

六月

16. [甲戌]，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等奏会商军务现在需粮甚紧并陈粮运情形各折片，乌鲁木齐逆匪，日久负隅，贼党分踞古牧地等处，南路吐鲁番则有安集延盘踞，大兵进剿，势必互相救援，或由南路绝径窥我后路以图牵掣。应如何分路进兵，使该逆首尾不能兼顾，着左宗棠、金顺会商机宜，妥筹调度。刻下古、济等处粮石，业已搜买净尽，沙山等处，将定西营马队撤回，就食该处，现驻各营粮仍缺，亦应设法接济。金顺所部后队，未能调齐前进。现经景廉等多方筹划，尚难接至新粮，延至冬令，长途积雪，加以天山之阻，则挽粮更难为计。着左宗棠督饬承办各员，将关内粮石迅速转运，务于本年秋间运解数万石到古城，以裕军食。该处需粮情形，甚为迫切，倘馈饷稍有不继，贻误戎机，或竟因饥哗溃，左宗棠岂能当此重咎耶？乌、科两城，粮运无从筹办。巴里坤迤北大巴地方，收粮亦属无多。归化、包头采买米

面，事属可行，惟运费较巨。左宗棠已派员携银二万两前往试办，并着筹款增采。总之关外军粮无论由何处采办，左宗棠责无旁贷，务当悉心经理，俾资饱腾，毋得意存膜视。署巴里坤领队大臣庆寿现在降调沙克都林扎布，能否赴任，着金顺查明具奏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（总 95 — 96）

18. [乙亥]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多布沁扎木楚以病免，以车林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蒙古参赞大臣。

（总 97）

45. [庚寅]，谕李鸿章严催承德府暨各州县欠交同治十三年热河兵米。

（总 101）

49. [壬辰]，额勒和布、杜嘎尔奏乌里雅苏台城垣请暂用草坯补砌。报闻。

（总 101）

秋七月

16. [癸卯]，左宗棠奏，新疆之事，从前因兵力餉事未能兼顾，遂至叛回拘变，强敌窥边，土宇人民，不可覆按。于此而欲力图恢复，挈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，戢万千族殊俗之民渐以声教。正值寰区甫靖，财力久殫，内患虽平，民劳未艾，其难诚有倍于拓疆之始者。微臣庸朽菲才，又值衰疾侵寻，志虑钝竭，何敢不自忖量，谬以自承。顾念臣子之义，厥重匪躬，疆场攸司，责无他诿，自从戎伊始，即矢尽瘁驰驱，岂头白临边，忽易初志。谨将所筹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。一曰广筹军粮也。师行北路，宜用北路之粮，不但节费，亦免耗粮，臣前疏已详之。南路肃局既有见粮，又车驮驼只，购雇稍多，可以灌运。自宜严切督催以广储峙。

北局设于归化，分局设于包头。飭升用知府前署绥德直隶州知州陈瑞芝、提督銜总兵萧兆元司之，雇民驼转运。计自三月至五月，据报陆续运过四十余万斤至巴里坤。每百斤牵合银八两内外。袁保恒前奏宁夏采运，臣飭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拔萃、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。见据报已雇驼数百，先由察罕庙试行，如果此路通利，再为加办。察看漠北，素产健驼，又便水草，惜久未开运，仓卒应募者少，又驼户每以拉差为苦，疑沮不前。臣见飭巴里坤镇、镇迪道严行示禁，冀闻风踵至，运道畅行，庶饷馈可通，亦收节省之益。正办理间，适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福斯齐等到兰，与之谈论近事，索思诺福斯齐自称，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粮产甚多，驼只亦健，踞中国古城地方不远，如中国需用粮食，伊可代办，送至古城交收，由俄起运须护运兵弁，均由在山诺尔派拨，其兵费一并摊入粮脚价内，每百斤需银七两五钱，如年丰粮多，驼脚不贵，则价尚可减也。比即与定议，书立合约，计年内可运古城粮二百万斤，明年夏可运足三百万斤。索思诺福斯齐已专兵八瓦劳伏，前往告知其地巡抚，据称断不致误。臣见委知府銜甘肃候补同知丁鹔等赴巴里坤，又委布政使銜甘肃即补道陶兆熊等赴古城，办理采粮开垦及收支事宜。此北路筹粮情形也。南路肃局存见粮三万余石，安西局存见粮一百数十万斤，哈密局除张曜各营外，存见粮一百三十万斤，见正赶紧灌运。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，事必躬亲，不惜劳瘁，据报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，可获粮数千石。见据甘、凉、肃各厅州县禀报，今岁夏雨优渥，冀获丰稔，将来新粮市价有减无增，车驼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，转运较从前稍易。此南路筹粮情形也。臣因归化、包头采运巴里坤较凉、甘、肃采运巴里坤脚价大减，而粮则实装实卸，别无虚耗，故决计于北路开一运道，陆续拨兑实银已四十余万两。宁夏已发银三万两，计秋高驼集，运数可增。南路由甘运肃，由肃运安西，均用车驮。由安西运哈密，运巴里坤，均用驼只。节设厂局，浚水泉，刈草

薪，以利运道。一切经费统于现办采运项下开支。计辘轳转般，运数可倍。此合南北两运筹巴里坤之粮也。……关外各城所驻大臣，有办事、领队、帮办之分。所驻之兵，有锡伯、索伦、达呼尔、察哈尔、蒙古、厄鲁特、沙毕纳尔及绿营携眷兵、换防番戎兵之分。乱后旧制不可复按。……

（总 104 — 109）

八月

43. [己丑]，左宗棠奏，新疆粮运兵事一切情形，臣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据实陈奏。……军行粮随，须趁新粮登场，驼只起厂，多拨经费，分饬加紧筹采筹运，方免临时周章。现除北路归、包总分各局拨款稍多，可从缓拨解，此外宁夏一路，俱该局员禀报，由定远营取道察罕庙，经喀尔喀边境之巴尚图素庙，与归、包粮驼会合，径趋巴里坤，较归化起运约近数站。业于七月初一日试运头批，臣已饬尽多添雇赶运。惟试运伊始，大信未孚，商情不无疑阻，亟应加拨现银，俾应得脚价按批清给。一面由臣颁发告示，严禁巴里坤各军拉差之弊，庶可期其踊跃。其北路之北古城、巴里坤采运屯垦，均应添解大批。至南路关内采运，除凉州劳费太重现拟停办外，其甘郡安肃各厅县，已据该管道员议详，共定采市斗夏秋粮十二万二千石，饬遵照上年旧章颁发期票搭发，稍资腾挪，而商民车驼脚价按斤按里计算，运粮多则脚银之多因之而增。约略计算，南路关内采运，每月非得现银二十万两不敷支发。此现筹新疆南北路粮运价脚应出之款也。……

（总 125 — 127）

44. [己丑]，左宗棠奏，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准军机大臣字寄，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，户部奏出关各军饷项暨新疆各城军饷请统归西征粮台经理一折，现在大军出关，相机进取，前降